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三目錄

焦軒隨錄卷三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誤截山谷詩首句

青衫烏帽蘆花韉送君直至明君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十一年此山谷送鄉人赴廷試詩見宋吳坰五總志今山谷詩別集據西淸詩話截去首句十一年誤今八年靑神史季溫注云近世詩格必欲合聯以成章三句者蓋亦罕見周詩則亦有之麟趾甘棠等篇是也山谷此詩蓋捨近例而援古法由是推之山谷不特

平生句法奇妙早年詩格已高古矣按季溫不考其訛誤而直誇獎三句詩爲高古頹蹈疎陋

隔山消

隔山消形似何首烏又類天花粉秋冬收買貫以線陰於檐下磨燒酒塗一切癰疽發背隨塗隨消不可封頂治疔尤良予有句云詞憐小海唱藥覓隔山消蓋本草所未載

武職得入文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春令武職得入

文廟與文職一體行禮先是止許三品以上武員入廟至是官無尊卑俱得隨班行禮焉

中飽

晉溽疑謂趙簡王曰君之國中飽簡王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葉仲方

江甯葉仲方守矩道光己酉舉京兆鄉試入直薇省八困春官同治壬戌已擢主事分刑部矣是科會試竟中

式仲方每言闈中遇其尊甫同年或監臨或知貢舉矮屋中或遇年老　欽賜副榜舉人者則此科必不得中屢試屢驗壬戌知貢舉爲桑百齋侍郎春榮仲方尊甫遂生先生壬午同榜自謂又無望矣榜發同人戲語之曰年伯何負於年家子耶仲方性不耐靜徹車羸馬日馳逐軟紅塵土中好交遊健飯善談每宴集四座但聞仲方喧笑聲顧坐無車公亦不樂也官刑部未久染時疫遽卒年未五十惜哉侯官楊子恂太史仲愈本名仲愉仲方同榜進士會爲仲方作時文兩比洵一則雅謔文云考試幾三

十回文章竟七百字堂上雖有同年之伯閩中並無壽榜之人占吉事於龍門已兆三場之號仲方鄉會中式皆坐龍字號壬戌進士仲方所以有必中之方也後一名則許星叔前一名則李勺山會榜仲方名次與許李兩君聯官先擢於刑部之中銜仍列於題名之內內閣題名甫成分餘輝於鳳閣居然六子之班中書是科中式六人癸丑中書老道所以無終老之道也仲方有老道之稱

劍而行

劍字有二義一作兵器用一作攜挾用禮記負劍句鄭

注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孔疏云負謂置兒背上劍謂挾於脅下如帶劍歐陽公瀧岡阡表所謂劍汝而立于旁也顏修來先生作乳母傳鮑覺生侍郎作年譜皆用劍而行句蓋皆本禮語

烏號

烏號桑柘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橈下勁能復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故曰烏號之弓也見淮南子注其說較鼎湖龍去臣下抱弓而號爲新

趙普二女爲尼

宋書趙普傳普卒有二女時皆及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固諭之不能奪因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姊妹同時爲尼亦絕無僅有事

鳳陽鼓樓楹聯

鳳陽郡城有鐘鼓樓東西相向峙明太祖建以培皇陵風水也鐘樓久圮惟鼓樓尚存王文簡公士禛題楹聯云相陰陽度原隰想前朝創業艱難惟餘陵寢盤空江

淮帶郭堅離離滿眼舊山川彼何人哉頓傷心於青袍白馬省刑罰薄稅斂沐當代深恩浩蕩但見閭閻撲地舸艦迷津欣藹藹一天新雨露登斯樓也豈侈觀乎綠樹紅雲

重修奎宿樓記

先大夫官太湖教諭時有重修奎宿樓記無集可歸敬錄於此邑之有奎宿樓也創始於康熙戊戌徙建於乾隆庚午自是以還遞有興修夫奎為西方七宿之一居戌為魯分野故曲阜

聖廟有奎文閣謂奎璧聯輝也宋史五星聚奎占者謂主文教昌明眞儒輩出孝經援神契奎主文昌雖爲武庫實文章之府故奎宿與文昌學並祀焉樓在宮牆左形家言其向居丙丙屬火而象文明邑之獲犬魁掇巍科文運蒸蒸日上者皆兆基於此顧自嘉慶壬戌重修之後將及卅年風霜久閱鳥鼠頻穿窗或剝蝕而傾攲簷或滲漏而脫落過其下者將有覆壓之虞甚非所以耀文明而肅祀典也道光丙戌山陰孫汝舟太史出宰斯邑甫下車謁學見斯樓之頹敗卽進前任司鐸黃泰

兩先生謀所以更新之因費無所出越明年冬侯於邑之好義者勸捐二百餘金已召匠估修以地凍未果戊子夏侯適有分校南闈之役又以斯樓爲一邑文風所關現屆鄉試暫緩鳩工蓋有望於邑之應試者登賢書捷南宮獲大魁而掇巍科恐一興修而於文風或有妨焉則舍其舊而新是謀必有議其後者此侯之深意也己丑八月余甫抵任侯卽爲余言余曰一科而得一殿撰一庶常盛之極也可以慰君望矣僕請爲斯樓諏吉興工可乎侯曰善於是以前貲畀余余迺稟請大憲撥

邑之老成廉正者十八爲首事選材庀工去朽蠹而施丹雘費有不給則更首捐倡募不數月而簷楹櫺檻煥然一新是役也邑侯倡義籌貲於始余與韋君允第語君繼偉蔣君勸雷君之沅余君啓福李君振焠振璜曾君福恒增僑暨周生廷瓚則始終其事以迄用有成者也夫天下事始創者不易繼修者亦不易以斯樓之或建或徙而知前此蒞斯土者培植學校之心不至於極盛之地必不能已且此不能已之心非惟建之徙之者爲然卽今之修之者亦恐不得其時而或有所妨將並

前人建之從之之心全功而盡棄也則修斯樓者亦仍建斯樓從斯樓之意而已矣定遠方士燊記

裁縫旁坐

雍正間陝西巡撫西琳接見屬員有二裁縫旁坐縫衣不但司道恭揖二裁縫穩坐至府廳以下長跪回話二裁縫穩坐如故凡地方緊要事件一一聽聞大小官員莫不駭異見陝西糧鹽道杜濱奏摺

洋呢

今外洋所織羽毛大呢各料即古之西蕃褐也呢字當

作尼黃山谷詩云儀蒙青精飯寒贈紫駝尼蓋指此

畫蘭詩

予官京師時散步廠肆見舊紈扇一柄畫墨蘭數筆並題一絕於上云不買胭脂畫牡丹三秋風雨楚江寒可憐一樣瑤階種搖落人間當草看寄託深情讀之令人生感惜不著作者姓名

妓

隨園老人謂陳使婦人飲南宮萬酒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濫觴不知洪涯妓三皇時人娼家托始見萬物原始

又萱草別名妓女見本草綱目草以妓名亦新

鏡詩

河山歷歷看來空萬古消沈向此中便是秦時明月在可能還照櫟陽宮此高念東侍郎珩詠秦鏡詩也梁晉竹孝廉紹壬爲人題隨宮鏡云就使隨隄明月在可能還照玉鉤斜直襲侍郎語意未免生吞活剝矣

頔

頔音狄好也唐有于頔元末績溪人舒頔字道原著華陽文集七卷

采苓

采苓小序以爲刺晉獻公聽讒作毛傳苓大苦也朱子集註從之謂葉似地黃郎今甘草愚按既曰甘草何得言苦穆天子傳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註苦草也不言甘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最明顯故采菽傳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羊則苦豕則薇注苦荼也蔡卞毛詩名物解苓所以和百藥之性使之相爲用然亦泥毛氏之說以苓爲大苦不知爾雅蘦大苦蘦與苓通究無據王雪山詩總聞苓茯苓也按本草經曰茯苓一名茯神

味甘平生山谷以苓之甘與荼之苦對說實爲恰當蓋就本字解經較甘草之說尤确歐陽公詩本義曰采苓者積少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葛同陸農師曰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皆因其事而譖之也采苓因人之甘而譖之采苦因人之苦而譖之葑有時而甘有時而苦言因人之甘苦而并譖之逸齋詩補傳所論與農師同李樗黃櫄集解謂陸說穿鑿之甚殊失平允近俞氏樾羣經平義云苓之爲言憐也則匪夷所思矣

南宮眞跡

予家所藏米南宮墨蹟手卷長數丈字近三寸餘筆勢飛舞洵希世寶也予官京師請吾師椒生先生補題卷尾先生題云米南宮書梁簡文帝梅花賦卷予爲宋內府物舊藏大倉某巨紳家宋牧仲尚書撫吳時以千金購得之嗣歸亳州梁聞山明府明府與定遠方耐齋贈公

熙爲莫逆交耐齋精青烏術爲明府先世卜吉壤明府感其誼持此爲謝耐齋歿後屋廬不戒於火倉猝間是卷爲奴子竊去歷數年耐齋猶子豫園司馬復購歸付其子調臣學博守之學博工八法富於收藏合肥黃

季侯中丞欲以宋槧五經見易學博未許也歲癸丑賊氛肆擾學博所藏金石書畫悉成煨燼獨此卷巋然尚存非冥冥中有神物護持耶惜卷後趙吳興許祭酒高青邱李空同王鳳洲董元宰王遜之王覺斯龔孝升及王漁洋湯潛菴傅青主笪江上諸公題跋因卷長均失去學博子濬師攜至京重加裝治乃述其緣起如此時同治六年秋七月順德羅惇衍識

書養一齋詩話

余官京師子箴兄自粵中來書索潘四農孝廉德輿養

一齋渠京師書肆中無之偶與何駿卿中翰其傑言及中翰山陽人也乃致書於其家人寄以餉予適予病足請假秋宵無事取全集讀之中有詩話十卷詳古畧今分唐界宋可議處甚多麤舉數條非故蹈文人爭執習氣亦憑我之一得質諸世之知詩者庶不蹈擿埴索塗之誚云

養一齋詩話云近人詩話有名者如漁洋秋谷愚山竹垞確士所著不盡是發明第一義云云濬師按嚴滄浪謂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學者須

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潘說蓋本此然作詩發明第一義倘可說詩而欲發明第一義不知三百篇何篇爲第一義也文衡山敘都元敬詩話云詩話必具史筆宋人之過論也元辭冷語用以博見聞資談笑而已所貴正在識見耳此言極當見聞博則可以熟掌故識見正則不至謬是非古人學問各有所得但當遵守其長處若一概抹煞豈非愚妄

養一齋題近人詩集絕句有云蔣袁王趙一成家六義頹然付狹邪稍喜清容有詩骨飄流不盡作風花以六

義望蔣袁王趙似視四公太重以狹邪加蔣袁王趙又似視四公爲太輕其實四公長處潛恐未必能夢到也鄉校俚儒携兎園册教田夫牧子而曰吾之議論足以上儷十三經下包廿四史庶頑起懦挽俗振頽其不爲識者所笑鮮矣

又云杜詩一首之中好醜襍陳然拙處在此高出千古處亦在此非醜拙之不可及蓋題無巨細句無妍媸一派滚出所以爲江河力量若著意修飾使之可人則近人之作耳此論頗有見地何以又將放翁詩重複句一

一指摘並將押了字韻十數句全行標出似深以放翁詩近萬首不易檢尋爲憾果爾必使放翁著意修飾比於近人乎周公作無逸有七嗚呼麟趾騶虞有五吁嗟太史公平原列傳有無數先生詩文理本一貫重複云乎哉

又云退之雪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誠不佳然歐陽永叔江鄰幾所稱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亦瑣細無味予按退之此等句係從惠連雪賦因方爲珪遇圓成璧脫化而出特不如其渾成耳退之工拙却不在此

又云予欲世人選詩讀詩者如曹操阮籍陸機潘岳謝靈運沈約范雲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諸亂臣逆黨之詩一概不選不讀以端初學之趨嚮而立詩教之綱維蓋人品小疵宜寬而不論此諸人非小疵也議論亦是後忽錄宋賊劉豫詩寒林烟重暝棲鴉遠寺疎鐘送落霞無限嶺雲遮不斷數聲和月到山家一首爲淸光鑑人竟不可以人品定將以劉豫爲小疵可以寬而不論乎我所不解

又云范晞文論七律謂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吾

甚不然其說必求渾之名句惟山鳥一聲人未起半牀春月在天涯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云云按湘潭句係渾凌歊臺詩臺在姑孰（今太平府）黃山上胡遯叟云於黃山西望天門兩厓中豁江水真有巴蜀直來之勢東望牛渚是爲江潭舊作湘潭字誤（詳尋筆記中第二卷）潘依俗本未加考核且不究其命題命意所在而徒以名語許之說詩者不應粗率乃爾

又云晚宋張澤民有幾放一花天地香句似奪胎於晦翁數點梅花天地心句而脫去道學門面語便可誦按

數點梅花天地心乃翁森四時讀書樂詩非晦翁句也潘於歷朝詩家源流評擇無遺何尚沿俗說舛錯如此又云杜紫薇謂李長吉詩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夫奴僕命騷者唯三百篇耳長吉爲騷之奴僕而不足者也予按杜論固非潘論亦未爲得古人體裁各異騷自騷長吉自長吉也長吉之可傳自有長吉妙處使起長吉於九原而問其可以奴僕命騷長吉敢當之否耶如謂三百篇方可奴僕命騷不知三百篇而上若有詩人亦將奴僕三百篇乎潘之胸總橫一朝代界限竊其意

必以漢魏爲騷之奴僕六朝爲漢魏之奴僕唐宋又爲六朝之奴僕方爲痛快噫過矣一代著述必有專家君子立言貴乎不朽誦其詩知其人可矣奚沾沾焉於朝代求之哉隨園老人謂唐宋者歷代之國號與詩無與詩者各人之性情與唐宋無與潘亦會稱其雋語解頤一空蔀障矣何不即隨園此言自明其惑而勿謂隨園之滋惑也

又云王陽明詩江流天地變秋聲宋荔裳詩江流日夜變秋聲此襲而善者也予按宋只換得日夜二字以局

勢言天地變秋聲殊雄壯日夜變秋聲殊軟弱何所見
而以爲襲而善也
又云漢人樂府白露變爲霜杜詩馬鳴風蕭蕭只添風
雅一字而別成氣格此唯漢人杜公可也語尤淺陋昔
某作行路難詩云風蕭蕭兮江水寒天荆地棘兮行路
難人譏其上一句只改得一江字下一句除行路難題
目三字只做得天荆地棘四字正與漢人杜公同一毛
病持此爲漢人杜公諱而謂其別成氣格何異瞽者自
號伯明也曹孟德對酒當歌聲調蒼涼其直書鹿鳴數

言亦可謂別有格耶

又云韋左司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范德機雨止修竹閒流螢夜深至王貽上螢火出深碧池荷闇暗香巧樸之分也而時代遠近寓之矣按貽上詩妙在出字且二語的是一見一聞境最高律最細葢較韋范當有過之無不及者卽以韋范論范句亦迥勝於韋不知有何巧樸有何時代遠近此等說詩洵堪捧腹又按劉孝威棲禽動夜竹流螢出闇牆王子安復此涼飈至空山飛夜螢筆致皆在左司上潘何不更以巧樸時代別之耶

侄孚與楊小坡表兄家子箴兄在書塾中坐雨閒話兄見案上小倉山房詩集指爲孚曰隨園嗣香亭子賦詩中一聯云妻妾無功兄弟補此句已奇絕警絕矣下句更推開說汝記得否曰不記也兄曰何不思爲之對孚與小坡相視久之竟無以應亟閱原集乃園林有主水雲安也一收一放何等氣魄何等性靈蓋即質實無到之證孚用力於袁詩實始於此因論養一齋詩話而附及之詎可爲門外漢道哉

鐵公二女詩

明成祖御極山東布政使鐵鉉不屈被殺家屬發教坊爲娼鉉有二女誓不受辱仁宗即位赦出之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事詳王文恪鏊震澤紀聞朱竹垞太史明詩綜未經收入特錄於此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休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

陶郎勝阮郎

岳王墳詩

明邱文莊濬題岳王墳詩云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尙南向草木猶知表藎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靑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爲誰人忠勛翻見遭殺戮胡兒未必能亡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構再拜從此始秋雨菴隨筆謂是小說中語誤

榕粉

小兒瘡痂以樗粉日傅之則易瘥而無痕見汗漫錄

天子不言有無

後漢書朱暉傳中載暉奏疏引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檢王制無此二語蓋出韓詩外傳

軍機處

光州吳紅生觀察葆晉嘗語予曰在京師時有恨事二中進士不入館選官中書未直軍機處故每遇翰林未嘗與之講詞章遇軍機章京未嘗與之論　朝政也予曰公此言殆亦偏見某在京惟知訪品學兼優之士師

之友之並不知何者為翰林何者為軍機也公笑而首
肯按軍機處設於雍正年間其初直房章京皆中書為
之後則間用部屬再後則中書少而部屬多予從伯父
悔軒先生諱卲彝在軍機處二十年官止郎中蓋升遷
遲速亦不盡繫乎此潘木君督部有 圓明園軍機直
班交兩比膾炙人口錄之以資談柄寅初入如意之門
流水橋邊喚取衣包於廚子茶熬幾碗燭剪三條兩班
公鵠立樞堂幸值此八方無事之時奉硃筆而共商起
草未正勳歸心之箭夕陽窗外頻催抄摺於先生開面

數行封皮兩道八章京鵷鷺直署謹遵夫四日下班之例交金牌而齊約看花弸中肆外屬對工整以此行走樞垣宜矣

十年不調

汲長孺老於淮陽十年不調馬季長滯於東觀亦十年不調然而人品優劣分矣

信天閣詩序

夏紫巖大令著余曾為之序云唐夏鴻客閩中詩名播遠邇今僅傳贈妙空禪師七言一首甚矣詩之傳不在

多也年丈紫嶷先生以名孝廉宰閩之嘉禾有惠政公暇惟詩畫自娛洎罷官僑寓益縱情吟詠士林爭相傳誦顧不自收拾脫稿輒棄去嗣遭兵燹存者更尠喆嗣伯音農部檢篋中所藏三百餘篇都爲一卷顏以哀集不多爲憾濬師受而讀之古體以遒峭勝近體以瀏遠勝不規規摹擬古人而能自成一家動與古合其閒憂時感事撥已待人隱然以著作寓懲勸非徒以風雲月露爲工詩學至斯可謂深矣伯音夙稟庭訓廉介居官其所以傳先生不在是卽以是編論先生一生品詣亦

可畧見一斑也請速授之梓俾海內知先生者咸先睹為快則先生詩名又豈闈中客所可彷彿耶鍾乳千鈞不若仙茅一握多云乎哉按先生諱塏江甯人集中五言如題陳少香鷗汀漁隱圖云光陰催過客造物忌才人畫馬云鹽車悲末路芻櫪了浮生題金一山試馬圖云倖憐仙尉薄鞭讓祖生持七言如歲莫書懷云五計已將蠶作繭百忙猶似燕銜泥梅花云立幹不隨人曲折託根何礙地荒寒張莘田招飲即席和包大令韻云但解賦詩非俗吏誰知使酒是英雄又蠟梅截句云不

嫁東風不姓林香濃味淡少知音蠟丸密密封無數擬
向何人寄素心

葉中堂

咸豐己未七月廣東藩司畢君承昭奏稱本年四月初
間廣東省城傳聞已革督臣葉名琛有在五印度地方
病故之信正在飭查間即於九年四月十三日據英國
官巴夏禮等送來照會內稱本年三月初八日貴國前
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印度城內病故當經裝殮妥協
派委向來陪侍之英官阿查利一路護送於四月十二

日晚到粤本日已將棺柩及所遺銀物均交南海縣收領所有上岸停放各事宜隨後妥商辦理等因到臣當即札縣查明驗收妥辦去後旋據署南海縣知縣朱燮親往洋船將葉名琛棺柩驗收移至大東門外斗姥宮內妥爲停放並將帶回所遺銀物逐一點明封存縣庫訊據隨行家人許慶胡福同供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小的們與武巡捕藍鑚跟隨葉主人由省坐火輪船到香港並廚子劉喜薙頭匠劉四一同攜帶食物隨行初七日由香港開船十六日到嗎喇國即新歧坡十八日

由新歧坡到嗌喀喇郎五印度二月初一日搬上砲台居住於三月二十五日又遷往相距十五里之大里恩寺花園樓上居住自到大里恩寺後洋人預備車馬屢請遊玩主人不允迨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後帶去食物已盡小的們請在彼處添買主人不允且云我之所以不死而來者當時聞夷人欲送我到英國聞其國王素稱明理意欲得見該國王當面理論既經和好何以無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

國家體制彼時此身已置諸度外原欲始終其事不意

日望一日總不能到他國淹留此處要生何為所帶糧食既完何顏食外國之物屢經繙譯官將食物送來一概杜絕不用小的們屢勸不從於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時病故臨絕並無別話只說辜負
皇上天恩死不瞑目當時有繙譯官阿查利在場料理於初八日酉時用棺裝殮至二十四日夷人方將棺木運上火船繙譯官帶同小的們坐火輪船運回廣東至四月十三日到省藍鎮已於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在猛

喀喇病故寄葬客地謹奏奉
硃批覽欽此葉公漢陽人道光乙未進士由翰林外任
知府洊擢巡撫己酉年與鹿邑徐仲升制軍因辦理夷
人進城事宜得
旨嘉奬徐封子爵葉封男爵後徐公罷職葉遂總督兩
廣晉大學士丁巳冬粵城變作爲夷所虜晚節末路難
矣哉

張文和公

本朝漢大臣得配享

大廟二百餘年唯桐城張文和公一人恭讀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

先朝耆舊宣力有年光輔端揆幾三十載上年陳情請告朕以其神明不衰尚可從容襄贊耆番黃髮領袖班行當以匪躬之節爲羣臣先詎可恝然動林泉之興是以未允所請復申明大義布告在廷自是而大學士弗復以此爲言蓋亦深知於義有所不可也乃自今年秋冬以來精采不曼鑠視前大減蓋人至高年閱歲經時輒

非曩比每召見之頃細加體察良用惻然朕思鞠躬盡瘁固臣子致身之誼而引年尚齒亦聖人安老之仁在爲臣者預存一奉身而退之念則將匪國是恤惟身是圖始而營心干進則策勵奉公迨志願滿而榮寵備則乞身強健樂志林泉舉若是其工於自謀國家將何賴焉此在三之義矢以畢生實分固然也然自爲君者視之則壯用其力老息其勞使臣以禮事君以忠斯爲各盡其道朕之前旨乃謂人臣不當存此心大學士尤不當存此心初非欲著爲成例即至年邁力衰不能任職

必不令其歸榮故里也昨召對尚書梁詩正偶論及此事梁詩正奏云故鄉爲祖先墳墓所在桑榆莫景之人依戀彌篤此言雖屬宛轉亦與情理未協蓋離鄉遠宦者早已不能歲時瞻埽豈待遲暮方知設當榮寵少壯或五六十時溘先朝露又將奈何梁詩正亦無辭以對第朕既體察及此安能無動於懷唯是大學士在

皇祖時值內廷陟卿貳

皇考優加柄用榮冠臣僚朕在書齋即所敬禮御極至今眷倚隆重夫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陳几席何況廟

堂元老誼切股肱然朕親見其老態日增强留轉似不
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用是躊躇者久之既
而念大學士養痾暫告已屢賜醫存問因令軍機大臣
等同往省視傳諭朕旨大學士感激涕零謂受恩至深
無可圖報何敢以孱軀動履日煩軫念因遵前旨不敢
自陳仰蒙體恤垂詢實出望外請得暫辭闕廷於後年
江甯迎駕大學士既陳奏懇款如此應加恩遂其初願
示朕優老眷舊恩禮始終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任伯爵
非職任官可比仍著帶於本身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

居期朕當另頒恩諭南巡時即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扶鳩入覲成堂廉盛事不亦休歟欽此旋以不親至謝

恩次日復面陳

憲皇帝遺詔許其身後配享一節經九卿議奏蒙

恩仍留大學士銜削伯爵回籍十五年值

上巡幸復以隨衆送

駕未嘗道傍叩首且時遣　皇長子裘甫過初祭即奏

回南

特旨罷其配享至二十年文和在籍薨逝奉
上諭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居八旬
精神衰憊特加體恤准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
於配享
太廟一事係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遺詔遵行而恩禮攸隆則非爲臣子
者所可妄請及朕賜詩爲券又不親赴宮門謝恩自不
得不示以薄譴用申大義今張廷玉患病溘逝要請之

愆雖由自取

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

皇考時勤慎贊襄小心書諭原屬舊臣宜加優䘏應仍

遵遺詔配享

太廟以彰我國家酬奬勤勞之盛典其餘應得䘏典并

著該部察例具奏朕於滿漢諸臣從無歧視賞罰予奪

一準乎情理之至當以孚天下後世之大公并將此諭

通行傳諭知之欽此仰見

聖人用心仁至義盡豈特文和一身銜結於九泉哉

累世同居

乾隆二十四年陝西巡撫鍾音題報乾州民甯爾強八世同居又乾隆三十年陝西巡撫和其衷題報涇陽縣貢生張璘七世同居均蒙

高宗純皇帝御賜詩章并

上用緞匹按乾隆間山西巡撫覺羅石麟題報翼城縣生員李煊七世同居安徽巡撫準泰題報桐城縣監生錢雲鳳七世同居福建巡撫陳宏謀題報漳州府貢生陳茂椿六世同居直隸總督方觀承題報任邱縣民徐

岱七世同居陝西巡撫和其衷題報朝邑縣民薛務本八世同居洵爲

熙朝盛事張公藝不得專美於前矣

羿

唐時羿爲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死託祀於宗社今人但知有窮后羿

壁虱

壁虱狀如狗蝨而黑臭穢之蟲惟畏班鳩聞聲則化爲

記建文事與正史異

新城鄧徵君元錫編皇明書其錄建文帝事曰大遜記內載正統五年思恩知州岑瑛出行部有僧當道坐呵不起曰我建文皇帝也自蜀歷滇南今遊方至此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瑛大駭聞巡按御史令傳至藩臺長身巨鼻音如洪鐘曰我朱允炆也御史詰曰老和尚事真僞未可知即真也天下事今大定若至此欲安所爲乎亂應曰天下大定吾尙欲何爲顧吾今老矣此一把

骸骨當付何地欲歸葬父祖陵旁耳御史爲奏上驛送赴京師號老佛寓京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無虛日曰此海外高僧也言官恐惑衆請下于理天子終不忍以太監吳亮嘗經侍建文君使探視老佛見亮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老佛曰我昔御便殿時汝尚食食子鵞棄片肉於地汝時手執壺據地餂食之何乃云非是也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於是取老佛入西內後不知所終或曰以壽終葬西山不封樹云此明燼之所本惟添入自稱九十餘御史詰以建文生洪武十年至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及建文帝左趾有黑子

等語王鴻緒明史稿建文正統兩本紀皆不載按徐兼山充暖姝由筆載無錫盛都憲顒言爲御史在北臺日鴻臚寺忽報各官明日宜早至午門議事命吏訪之云捉一假皇帝明早文武咸集一僧頎然而長跏趺向北坐問之不應欲議誅之無名衆亦疑焉有題本請發安樂堂老內官辨認得四十三人一一令人夾持經過認之皆以不識對過畢老僧遽指一老宦者曰你這老奴也不認得我某年月日某殿打碎一玉盞不曾殺你始知爲建文也安置鳳陽皇陵後不知所終又云太祖問誠意伯劉基國家禍患

不答久之進一白木匣置宮中待有急則開開時開者不驗傳至建文北兵至南京建文乃開匣內有袈裟僧帽並剃刀度牒而已時有五百僧在內誦經解厄急落髮混衆從洪武門出後遊至陝九十餘矣因賣玉帶人疑執至察院御史後進不知偷尋考掠不伏故械送京入言曾至交趾有弟子二僧帶回盛亦不曾說亦不曾見其作詩據此與皇明書所紀取入西內不符然則天下大師纂果誰爲之耶予考明張太后臨終語楊士奇曰我有一二事未行建文之號宜復孝孺之禁宜開宏

知不因建文之歸而有動於中也

戴文進

恬菴先叔祖家藏戴文進絹本山水大幅千巖萬壑中風雨忽至竹樹枝葉俱作披拂勢山澗中一橋橫跨有兩人過橋共持一傘逆風而前神氣勃勃紙上洵妙品也遭粵匪之亂付諸兵燹惜哉按文進在明宣德間行取至京考試令戴畫龍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這裏用不得五爪龍着錦衣衛重治打御棍十八發回蓋爲崑山畫士謝庭

循所軌見李詡戒菴漫筆宣德時文進畫法實高於等輩顧以讒毀屏棄一技尚然矧其大者

出口入耳

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此張孟談說韓魏二君而敗智伯也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尚未可以言歟此劉琦謀於諸葛公而請外守也

鵲巢

內閣古樹極多濃陰老幹皆數百年物也每遇會試年有鵲架巢則是科必得鼎甲歷驗不爽咸豐辛酉夏間

尋入直南至後門忽滿票簽牆外大樹一株無故自倒園牆盡塌屋瓦碎如虀粉次日命工伐作薪枝葉堆積幾與簷齊未幾協辦大學士宗室肅順緣事伏法

擬謚

本朝大臣准予謚者內閣侍讀酌擬十六字呈大學士閱定八字繕單請旨孔繡山（憲彝）官侍讀時最喜擬謚又獨出心裁力求新異如華亭張詩舲司空（祥河）奏旨圈出溫和二字亦繡山所擬也同治丁卯商城周芝

臺相國薨於位相國生平於謚法愛敏字每爲人言將來得附趙吳興董華亭之稱於願斯足

予諡之旨下予適司其事遂以文敏列第一同人知予與商城爲姻婭而黃縣師相又商城兒女親家也滿侍讀錦綳谷成亦感商城知遇催繕奏摺繕定送黃縣閱看黃縣忽變異以爲必須另擬綳谷爭之再四執不可竟以文勤作首奏上奉

旨圈文勤二字事有定數非可強求信然

父任視志解

明朱近齋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後人以陰諸叛父之志也

東坡兄名景

歐陽文忠作蘇明允墓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軾轍爲某官三女皆早卒據此東坡行二之說不誣

柳如是戴雉尾冠

福王僭位南都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尙書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爲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雉羽

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見五藩實錄)嗚呼廉耻道喪至於斯極欲不亡得乎予有詠拂水山莊句云兩朝青史千秋恨一箇紅妝萬事空

黃山

黃山三十六峯曰浮邱曰飛龍曰疊嶂曰天都曰芙蓉曰松林曰翠微曰紫石曰擲鉢曰聖泉曰仙都曰軒轅曰九龍曰棋石曰紫雲曰青鸞曰上昇曰雲際曰桃花曰鍊丹曰雲外曰望仙曰清潭曰石門曰雲門曰容成曰石柱曰獅子曰丹霞曰石人曰仙人曰布水曰石牀

曰禾石曰硃砂曰進花

朝臣真人

長安初日本遣朝臣真人粟田副使仲滿貢方物朝臣真人猶唐官尚書也

知縣加銜

嘉慶八年九月御史花艮阿奏外省知縣身膺民社時有祭祀典儀請仿照贊禮郎加銜之例准戴六品銜頂掛用朝珠等語奉

上諭所奏殊屬不通向來恭遇

壇
廟大祀朕親詣行禮贊禮郎等官因在朕前執事是以准換六品銜頂掛用朝珠並賞穿貂褂以崇體制外省知縣雖有承祭禮儀祇係尋常祀典獲與執事何得援引此例輒請一體換用銜頂朝珠變更舊例乎原摺著擲還欽此軍興以來捐例日增各官有準捐虛銜之條近則知縣無不捐藍同知知州銜頂七品冠服十百中不過二三人矣名器之濫是宜省也

山胡

粤中有鳥名山胡或云即桑鳸形類百舌善鳴予曾購
一頭能學人言尤奇東坡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詩云
誰知聲嘈囋亦自意重重

御園侍遊

玉將軍明有侍遊　御園記成竹坪同年林曾屬予代
作跋語恭書於後按記云咸豐六年秋七月二十一日
奉
旨本日散朝後著玉明肅順自備鞍馬午初一刻進西
南門在山高水長伺候有頃

上從內乘船至山高水長後閣扇下船出前門

諭王明肅順暨珠勒亨西拉布托雲德勒格爾伊勒東

阿等脫去外褂

上乘馬命七臣隨行自山高水長遊藻園至廠地過彙

芳書院復由紫碧山房至魚躍鳶飛少坐過蕊珠宮門

至黃花磴進茶果往西洋樓海宴堂至轉馬臺過小角

門至獅子林淸淑齋

賞飯左右四卓命七臣坐并奉

温諭可飽食非外邊筵宴比也

上命膳房先給七臣麪各一器

上進麪復進飯

頒賞御用茶蔬七臣叩頭謝

上進粥復賞粥畢隨

駕起行由寶相寺法慧寺諧奇趣過明春門至雷峰夕

照馬頭坐如在天上船遊福海

上命筆硯作詩畢至淵渟鏡澈馬頭下船進麗春門騎

馬由舊園東牆根過敷春堂遊西大隄漢城關至含輝

樓下馬

命七臣散歸玉明自道光十一年由侍衛擢厕
御前二十餘年仰邀
優渥得遍瞻 御園盛景欣感之餘謹作記以紀榮遇
銜參倚几

聖祖仁皇帝試武進士騎射尚書趙公中喬與諸臣坐
班不覺睡去
聖祖知其篤老但訓誨之雍正七年成都府知府王游
年近七旬侍巡撫憲德考驗武弁在座酣睡不醒經憲
德參奏

世宗諭旨援引趙申喬舊事寬其處分令補用京職仰
見兩朝
聖人矜憐衰邁臣工不加譴責至意道光間故相耆英
總督兩廣值衙參之期有同知某進見以手倚茶几而
坐耆大怒斥其不敬命巡捕扶出將勒令休致某挽司
道力爲緩頰始免參劾而所費已三千金矣

壽數

洪範五福以壽居首然亦有幸有不幸者周太公以八
十而遇文王漢申公以八十而應徵聘蜀譙周年登大

耄而親捧降表宋夏貴七十又九而降作元臣

題程枕山畫

全椒程枕山章精繪花卉名與江甯張白眉適相伯仲道光癸卯吾師黃琴士先生曾以枕山所繪饋歲圖見賜枕山題詩於上云纔經饋歲又迎年籃果瓶花各樣鮮料得山中春最早南枝開在雪霜前詩旣清新書尤鮮豔南船北馬恒以自隨戊午己未遭兵燹儆廬悉成灰燼此幅遂亡思之惘然甲寅冬予題七言古云一瓶紙上光陸離非銅非石非花磁旁寫一籃復不俗編

就貧當數竿綠籃中三五花枝橫牡丹色艷玉蘭清臙瓶旁列大如斗松竹繽紛歲寒友老梅一枝吐奇香蛟脊凍破含冰霜果蔬羅列得兼味渲染丹青亦名貴連朝臘鼓鼕鼕催屠蘇酒泛流霞杯閉門對畫且枯坐壁間已覺韶華來韶華暫眼太匆遽尺幅猶存畫工去枕山八歸道山曾記吾師手賜時懸向書齋最深處讀書無用徒迍邅名場歎息十三年牀頭金盡食客散唯與斯幅相周旋昨日祭詩殊潦草今日題詩轉懊惱豺狼逐隊荆榛多孰把烽烟盡揮埽春風吹暖寒氣除催䎶隴畔聞

提壺但願桑麻遍野干戈息歲歲年年視此圖

清語官職

予直史館校讐之暇與鮑子年丈康語及本朝翻譯音義並考清語官職有今廢者有換漢字者如五大臣今無此官八大臣與今之議政大臣同十六大臣八大臣後所增左翼總理今無此官一等昂邦章京今無此官一等總兵官世職今廢一等副將世職今廢固倫額駙固倫國也額駙即駙馬和碩一隅也多羅作內字解固山貝子貝子爵名固山額真又名固山昂邦凡固山讀如姑色昂邦讀如按班下同此即今之都統梅勒額真又名梅勒章京凡章京讀如聰依即今副都統墨勒根蝦即蒙古侍衛

駐防昂邦章京（今之駐防副都統司）八門總管（即盛京步營司協領）纛章京（纛讀如推 即護軍統領）扎爾色齊（即遊牧主事）牛彔章京（即佐領）噶喇昂邦（即左右翼前鋒統領）戈什昂邦（又名郭齊哈昂邦 即御前大臣）包衣昂邦（即總管內務府大臣）一等精奇尼哈番（即子爵）一等阿思哈尼番（即男爵）又達海者造國書之人額爾德尼者即喇嘛墨爾根代青及額爾克楚虎皆蒙古也

茗溪小景題册

嘉慶庚辰先世父守湖州年丈周芸臯觀察（凱）繪茗溪十二小景册子以贈設色雅潔置之元人畫品中幾不

可辨爲先資政公所藏兵亂失去咸豐丁巳冬予在懷遠荒肆復購得之重加裝䙝攜至都樂初長公長善見之愛不能釋每幅題短古一章音韻高古讀之如挫糟湅飲飄飄乎有清涼之致因錄於後亦一段翰墨緣也

附錄長公詩

箬溪草閣

灌木排雲護清溪繞屋流颯然風雨夕五月寒如秋不覺客懷寂山居深自幽

華峰晚翠

一雨衆峰霽落照絢霞壁層巒蔚迴合疊翠濃如滴

白雲不相招悵望浮嵐入

月汀夜泛

湖光淸我心山色悅我顏盪舟明月汀月照山水間

願爲泛宅翁茗雪相往還

煙塢村居

迢迢山半村鬱鬱雲中樹參差隔樵徑繚繞疑無路

不聞雞犬聲但見炊烟互

桐院秋聲

中庭百尺桐葉葉戰寒綠西風一以至似聽瑤琴曲

鶴夢涼初醒清泠洗幽獨

松林讀易

達人愛松風抱經偶結廬霜筠見晚節道心窮太初

百年松陰長好著名山書

荷風消暑

清風不可買煩暑避人境北窗一枕餘詩茗消日永

曲榭環椰塘坐挹荷香靜

夕陽亭子

落日澹疏林小亭絕塵坱蕭然對遠山天外詩情爽

獨立蒼茫間抱琴結孤賞

古木新篁

亭亭一林石點襯有深意老幹寫婆娑嫩玉抽青翠

同霑雨露恩各抱風雲氣

空山蕭寺

青山深復深路轉三百曲隱見雲木中丹碧橫閃倏

數聲鐘磬音沈沈度空谷

秋湖帆影

秋風動鄉思遠水逼霜曉片帆舟去遙隱約如飛鳥
多少未歸人夢斷江湖杳

野渡溪光

渡頭秋水落沙岸平如掌老屋兩三家當門晒魚網
時見白鷺飛倒影沿溪上

皷兒曲

懷遠楊筱坡茂才組榮於丙辰丁巳間遭粵匪土匪之
亂隻身飄泊目擊時艱作西山皷兒曲以寄感憤詞旨
哀艷可泣可歌本末安定郡王趙令畤商調皷子詞金

董解元搊彈詞之意而變其聲調侯官老友林薌溪徵君採入海天琴思續錄中或有謂徵君濫收俚語有乖風雅者濬師按王圻續文獻通考經籍中列西廂記琵琶記各種陳晉之樂書二百卷凡雅俗胡部音器樂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　四庫全書提要稱其包括歷代總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不得不兼正變蓋詩自五代後流而爲詞詞自金元後又流而爲曲詞乃詩之餘波曲又詞之變格支派雖分源流則一以故楊升庵挽雙丫髻塗抹脂粉身登氍毹場作天魔舞奮其筆舌

編成十七史彈詞迄於今家絃戸誦　本朝毛檢討西河全集有擬連廂詞尤西堂雜組有序周星曙試言鄭板橋作道情袁隨園詩話收徐靈胎嘲時文俳曲可知古人或作或述皆非無本濬師與鄭老相處久於經史詩文亦頗有議論不合未敢附和者然其讀書之多見聞之博實今近所罕見詎可恃此而輕議其體裁不合耶

瀚海賦

大淸一統志唐貞觀中回紇來朝以其部置瀚海燕然

金微幽陵雞林寘顏七州以部長爲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龍朔中以燕然都護府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爲限今屬喀爾喀地外藩蒙古統部突厥故城下載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寶佩蘅尚書寶鋆出使時作瀚海賦云咸豐四年寶鋆銜　天子命出使喀爾喀三音諾彥部八月癸亥行抵喀爾沁穆哈里哈順境譯者曰此瀚海界也爾乃岡陵渺縣沙黃際天乍起乍伏將斷將連闖走輪而響石思飲馬而無泉訝出沒於前旌紅低斜日合空

濛於大野碧冷荒烟遠路迢迢川原寂寥至牧羊處節著名標云有蘇武傳自漢朝稱霍尼契（譯言牧羊）或金元遊地寬平而墳衍（有土墳起如列冢可千百計）剎傲詭而岹嶢（有剎二塔五六皆番僧所經理）凡百五十里而戾止亦可謂遠哉遙遙矣李陵居之固應腕扼江淹闇此當亦魂銷嗟乎若蘇子卿者洵所謂豪傑之最也十九年中八千里外氈嚙冰霜心堅松檜非管敢所得同豈單于所能害勳戚如衛霍可云幸竊躬桓閻閣若金張亦止濫叨冠盖鴻雁書神麒麟閣猶迄今千餘載而地以人傳於以見景慕之深於

以見聲名之大羌一望兮無涯誰九原兮可作馳驟鋒車居停毳幕忽大風之怒號恍洪濤之繹絡況玉雪之紛飛又銀朝之騰躍儻疑海藻時見夫扎噶諸叢若扎噶若布達拉噶那皆木類拂地而生若德勒蘇色白若賀勒蘇色紅皆草類多成叢薄時斷時續互相縈帶何處海鷗徒憶夫伽陵等隺內大臣馬思哈行軍瀚海紀程頗詳據云鳥有吉爾孤藍如伽陵之鳥具百鳥音又有白靈一種今則白靈有之餘未之見迨畢勤格庫以及塞爾烏蘇諸台無非砂礫縱橫山原盤錯横絕北漠是名大漠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平三汗之難奠四部之居萬年帶礪一統

車書　列朝屢加以恩澤

皇上復廣其儲胥不忍外藩捐輸以示體卹見駁莊親王封奏之旨聯各盟而情達而愛曼而歡臚小臣栽持旄節如在里閭晝驅驪騊從夜穩穹廬雖來異域益感德輿慚武庫之無聞時羨勳名於費揚古平準噶爾時費揚古爲大將軍幸詞林之忝附敢忘著述於木元虛哉倘書天才雄邁故下筆亦汪洋恣肆卓爾不羣符南樵詩話中稱其考核精詳爲千古未有之作洵非溢美賦中所紀扎噶德勒蘇諸草木皆一統志所未載也過張遂帝使俄羅斯記遠矣

居居究究

唐風羔裘章詩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故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毛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鄭箋云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役使我之民人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困苦其箋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云豈無他人可歸往乃念子故舊之人又云我不歸往他人乃念子而愛好之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朱子詩傳居居究究均註未詳並云此詩不知何謂不敢强解

蓋不信詩序遂並毛鄭之說而删去之濬師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鄭漁仲註謂相憎惡實與詩義合李黃毛詩集解疑爾雅出於漢世以居究爲惡未甚顯然明白而但是鄭氏箋維子之故句不知居究字義不作憎惡解則下文維子之故維子之好亦解釋不明張橫渠先生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而晏安之自我人究究言得我民而察察作威皆怨其反不恤己也其說雖迂曲究從詩序中體會而出非憑空穿鑿集解謂其難曉亦屬非是惟黃實夫解曰桓叔既修其政而卿大夫乃不恤

其民是爲曲沃畝民本歐陽公國人將叛而歸沃未嘗適他國而其心已離數語實亦從詩序中不恤其民四字體會而出也實夫總論又曰詩美是人則言其車馬衣服之美盛而刺是人亦復以是言之此當觀其愛惡之情不必辨其物之等差也是眞善言詩者矣逸齋補傳云作詩者與在位有舊故曰我以不恤民之事語子與子故舊相好是以不嫌彊聒也是又一解

唐捐

法華經若有衆生禮拜恭敬觀世音菩薩福不唐捐又維摩經諸有所作亦不唐捐注唐捐猶虛設也

長風沙

李青蓮詩云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注池州雁汊下八十里名長風沙今繁昌縣境也

人葠

王荆公曰平生無紫團葠亦活到今日按本草人葠生潞州太行山上謂之紫團葠六朝以前詩文集中見者頗少爾雅翼云葠如人形有神出新羅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故高麗人葠贊引之陳修園援神農本草經以爲人葠乃甘寒之品其溫補回陽之說倡自宋元而大盛

於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輩而李時珍本草綱目尤爲
襍沓并云回陽方中絕不加此陰柔之品反緩薑附之
功議論頗透鶡冠子道端篇白蔘明起氣榮相宰蓋謂
蔘能明起於上爲氣榮之主宰言氣而血在其中言榮
而衛在其中也陸佃所釋君臣同體之況未明豁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本朝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凡三見一爲雍正三年秋一
爲道光元年四月初一日一爲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
日

四柏軒雅集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設也正值軍書旁午洋務轇轕長樂初將軍爲領班章京實終始其事維時各務創始文移箋奏均各章京分任之供事數人抄胥而已兩班諸君子趍事日久艱難困苦相與共嘗蓋不獨同僚親若弟昆即堂官亦視諸章京如左右手也樂初旋授副都統離署癸亥十月樂初約同人雅集四柏軒中而屬予爲之啓想見友朋交誼之篤錄之留爲後來一段佳話啓云譯署趍公寒暄屢易京旗承乏韜略未嫺雖躋

鵷鷺之班愧領貔貅之師　蜹坳侍從憶陸機入洛之年馬篆追隨值魏絳和戎之歲緬昔山雲招我出岫無心何圖宦海勞人飛鴻印迹自維檮散幸締蘭盟火急官書挑燈共草潮平估舶環海安瀾素餐而句儆風詩十二時矜嚴一飯刋譜而數儕烟閣廿四人考證三生兹者仕途易轍塵俗塡胸言念同舟亟思把袂則有奪魁佳客入佐金鐺成竹坪林截筆儀曹將拖銀綬志克菴剛時以知府待銓名傳南嶺采芝入羨黃公夏伯音家鎬談繼夢溪擱管當披青簡沈彥徵敦蘭　蔡端明擅書中之妙墨染池魚蔡父臣世俊

陳曲逆宰天下之才刀分社肉陳子敬欽蘇門君子長嘯于

雲孫稼生家穀黟國公孫雄思畫月方子嚴濬師試邀明月影成

李白之三李叔彥常華李村衢亨省頁汝弼好挹仙風肩拍洪厓之右

洪子球緒有豢龍真好珠許探驪葉仲方駱守知開逐鹿先聲囊看

脫穎毛升甫鴻閣部司武庫雙璧堪珍齊敬齋兄慎成子鶴孚皆官兵部閣

近文淵七賢並美錫縝谷成瑞瀾侯璋慶景辰雲舒春胡文聯星五恩恩竹農默長夙山恒

風流學士欣叨鸞詔之班星使皇華甫晉鴻臚之秩阿竹

坪昌阿文敏甫碩爰萃羣僚聲組式聯異姓壎篪靜熱鑪烟蝸

居頻埽歸謀斗酒蟻釀新藏輸北海之豪情續東坡之

雅集晚菘霜韭屬付園丁野鶩家禽安排廚子重陽負約登臨懷萸菊之觴五夜消寒歌詠結芝蘭之友屆時入座分日開筵敢憑短札以催君願速高軒而過我拔樂初斯會梁稚香[承光]已以同知赴山西黎召民[兆棠]爲沈幼丹中丞奏調江西差委均未與六七年來乂臣觀察常鎮敬齋改官四川子鶴觀察開歸繡谷一麾出守俶南遠鎮邊陲予亦分巡嶺西克菴稼生使西洋各國稚香仲方墓且有宿草矣大蘇詩云人生聚散知何似應似飛鴻印雪泥讀之惘然

退一步齋

古人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歡喜緣予有悟斯旨因以退一步名齋賈運生方伯臻趄病入都爲予書額并加以跋語云退之時義大矣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又曰洗心退藏於密記有之君子難進易退是不僅如老氏所云以退爲進之說也臻自早歲登朝即以退庵自號雖仕途偃蹇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危疑震撼中得力於退者居多子嚴五兒年未强仕才氣兼人又所歷皆順境宜其踔厲無前而亦兢兢焉以退

一步顧其退食之室此其熟於身世之故爲何如而子

嚴深遠矣是跋作於癸亥十月乙丑夏閏方伯奉 命

抒辦機聯關繚旋授黔藩中道復內召舊疾舉發留滯

汴梁未幾竟卒追念良朋切磋之言不勝今昔之感又

方伯贈予五古詩云鳳池地清切挑燈日起草書生報

國心豈在文字好即以文字論亦自非時藻吏能復殊

衆豈合中書老元方我舊遊謂子嚴 大筆千軍埽解后復

見君孤秀擢林表我慚退院僧衰落木已槁君才待發

攝星月中天皎圖艱賴有人籌策裕宜早敢謂答高吟

聊稍紓夙抱蕭穎士好推引後進予未免滋愧矣

漢鷄鳴戟

胡書農先生敬有詠漢鷄鳴戟詩其序云戟銅爲之援廣八寸胡六寸內四寸皆稍殺內附銘文三曰汞阿左

按古文閭作香閏作桼皆從汞則汞爲古門字無疑門阿見左傳古門戟列門兩旁故以左右別之其名鷄鳴戟者據鄭君冶氏注謂戈今句孑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古戈戟名散文可通鄭氏言之舉漢法以曉俗其實戟有刺戈無刺方言凡戟而無刃吳楊閒謂之戈

說文戈平頭戟刃則刺無刺則平頭此無刺乃是戈通謂之雞鳴戟耳云云 濬師按釋名戟格也旁有枝格也周禮考工記冶氏戈胡三之戟胡四之三之謂長六寸四之謂長八寸今曰胡六寸則是戈而非戟矣正字通鋒之曲而旁出者曰胡胡戈頸也雞鳴戟三字見於張敞胥東宮故事鄭氏注舉漢法以曉俗而漢紀載中不聞明言雞鳴之義者惟漢官儀云宮中不畜雞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衛士居執戟之班或雞鳴由此而起鄭銘文承阿左承字先生定爲門字引左傳門阿爲

證不知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已見周禮冬官匠人章門旁列戟不必天子爲然大官家亦有之此承阿左愚意當是太阿左王莽時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公卿列戟於門或即以官名紀之如河閒獻王子名阿武後有藏其所造之戈銘曰阿武者古來製器記官記名最多似不必拘定漢廷故物也姑存之以俟博物君子

䤵

詩大雅執訊連連攸䤵安安鄭箋訊言也執所生得者

而言問之毛傳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禮王制以訊馘告注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故說文馘字以軍戰斷首爲解唐書隱太子傳嘗循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馘其耳而縱之是以馘作截字解矣

元旦瑞雪

雍正十二年正月元旦雪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占者以爲嘉祥之最

朱椒堂先生詩

嘉慶戊寅先世父由中書佐郡德安將出都同人公餞

於汪孟慈丈宅中即席多有贈句朱椒堂先生爲弼作七律二首最佳詩云忽當春半唱驪歌把酒臨歧意若何先領萊衣鄉國景君先乞假圖定遠再移畫舫楚江波薇花縱使仙風好棠樹由來化雨多時寫棠花便面爲別那用依依苦回首他時五馬待重過春明餞別自年年舊侶分飛各一天君是絲綸稱好手我驚霜雪到華顛雲期作雨遲歸岫材已成舟望濟川屈指秋風多得意定從黃鶴訪神仙至庚辰世父被薦入都旋拜湖州之　命先生復疊前韻送行云何妨對酒便高歌那用當前嘆奈何已

見拜　恩趨鳳闕更欣得意汎鷗波愛山愧我心難至爲政如君績甚多他日扁舟尋舊雨道場絕頂一來過宜蠶宜稻足豐年巢結高林有信天蝸負殘碑苔老癬鴉塗醉墨米家顛好風拂面過三伏朗月當心照萬川記取熊轓重見訪金臺延佇會羣仙四詩皆書於扇詞翰雙絕惜兵燹遺失矣

錦瑟

義山錦瑟詩或謂夢蝶指當時之牛李望帝指憲敬二宗之被弒珠有淚指悼亡之感藍田玉指龍種鳳雛蓋

總五十年世事身事言之細按究覺牽强緗素雜記云山谷讀錦瑟詩不曉其意以問東坡坡曰此出古今樂志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以中聯四句配之曲盡其意是說較諸家爲長

私意撰字

南唐劉龑初名巖採飛龍在天之義改名龑音儼以私意而撰成俗字也明末懷甯阮大鋮鋮字亦字書所無不知何所取意而妄自杜撰奸邪之性實與人殊與

太極圖石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載孫石雲過霅古肆見一圓石瑩潤精采搖之則中空而有聲孫疑以爲璞以數鍰易之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縈紅線絢若明霞後石雲子龍池以百金售于楊文襄之孫楊以饋嚴請旨饋于分宜嚴相嚴氏籍沒入內府按天水氷山錄中僅登其石屏風玩器等若干此物惜未曾詳記也

龍攫瀧岡碑

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相傳龍王欲讀公此文遣龍攫

之而去旋爲公立於墓所故碑旁有爪角痕不磨滅沈
歸愚宗伯斷爲妄語不可信按曾敏行獨醒襍志載公
罷政出守青社自爲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
碑沈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獨見遂得以歸
敏行廬陵人與公爲同鄉所紀必確或者後人因碑石
曾沈於江謁爲龍王攫取耳

取瀫

瀫音臬與法字同見路史

仉姓

王漁洋池北偶談載新城舊事云邑有仉姓佴姓其姓見姓按仉止兩切音掌孟子母仉氏梁四公一姓仉名膂

蕉軒隨錄卷三終